

目送的背影

□文/高 远

近乡情怯就是我现在心情的写照。

掐指算来,从到外地上大学开始,我便再没有和你共度过即将到来的节日。也许是“千里共婵娟”的安慰,让我心安理得地呆在远离你的地方,过着“我想要的生活”。期间,我也曾因为老人的突然离去,产生了守在你身边的念头,但还是在新的工作机会摆在眼前后,重新踏上了远途,再一次地,离开了你。

我们的相处,伴随着年龄的尴尬和距离的遥远,变得不再亲密。我与老妈却随着年纪的增长,滋生了同为女性的默契,不再拘泥于少女时代的秘密,反而能够畅所欲言,能够大声说出“我要送你礼物,我要对你好,我现在工作赚钱了,我想让你享福”的豪言壮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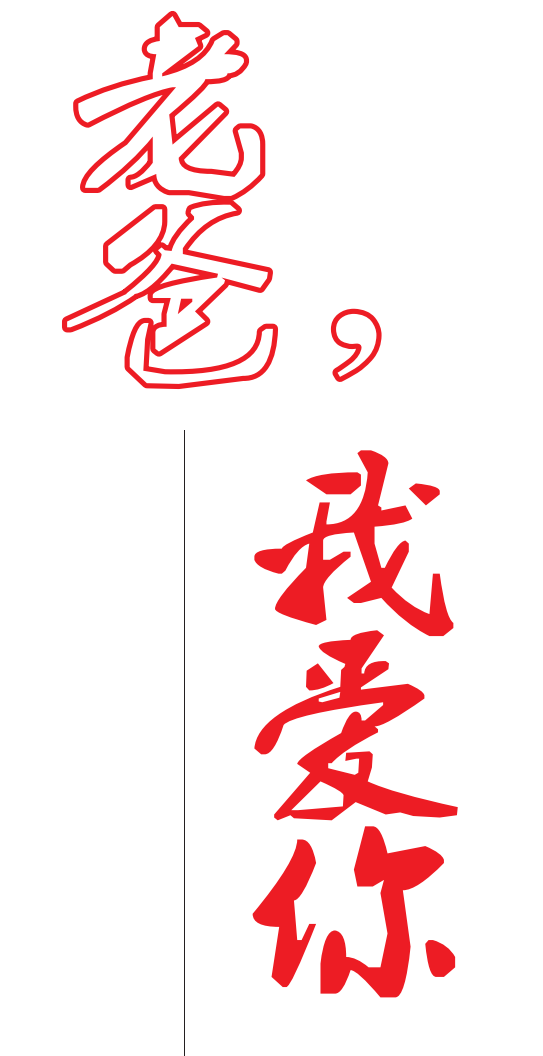
对你,却诚如龙应台所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我与你渐渐没有共同的话题可聊,烦恼不会向你倾诉,甚至对时事新闻的讨论也去找老妈,而不是你。小时候尊你为“百事通”的崇拜感,已然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对你固执又老顽童式性格的气恼。

还记得上次休假结束,你和老妈拖着我的行李为我送行,一路上你都鲜少说话,只捧着手机把玩,我气愤你像个小孩子一样,沉迷掌中世界的行为,和老妈聊个不停,故意把你晾在一边。最后我即将进站,却拉不下脸来跟你说话,这样子分别,哪有朱自清的名篇《背影》中的意境,心里更有些赌气。你却似乎毫不察觉我的心情,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

通过检票口后,走出十几米,我忍不住驻足回望,在嘈杂的人群中,在摩肩的缝隙里,看到你们仍在远远看着。我大力地挥手,你和老妈也向我回应,刹那间我了悟,在你和我的目送中,渐行渐远的“背影”是我,而不是你。

我忘记了,纵使现代社会有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便利,手机也好,视频通话也好,都是我们想要,就能穿越空间距离的科技。现实却总有着“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的变故,不为我们所能掌控。

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到了那日,就算天气是“雨兼风”又如何,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不受限于空间距离。哦,听老妈说,你对我送的平板电脑爱不释手,又像个小孩子一般,整日把玩不停,那埋怨中,是老夫老妻的相携相伴。能与你相守的不是为人子女的我,但我也不会只留背影给你,转过身来,重新走近你,给你个轻轻的拥抱,在心里说:爸爸,节日快乐,我爱你。



父亲是我心中的歌

□文/张 浩

岁月温情
在心中缓缓流过
被时空分抹的底片
经过流年的漂白
定格于心
而父亲深情的呼唤
却生动了一本古铜色的书

我的村庄我的梦
感动了唐诗里离乡的忧伤
每当月光在我的指尖上绽放
就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乡愁
于是父亲便肩上担着风雨走进春秋

隔着天涯海角的距离
那些曾经生动的牛羊和树木
就在一望无际的思绪里
鲜活成一个个天真的童趣
那些被碾碎的米香
不知是否还透着岁月的清香
那些被孩子们拧腕的欢乐
不知是否还在炊烟里回荡
而我却知道我的乳名
常在父亲的老酒里飘荡

如今我的村庄老了
父亲成了一个故事
我的河水老了
父亲成了一个传说

一首歌谣总能
穿过有梦的夜里
唱到天亮
一波涟漪却总能
让我在泪光里打捞父亲的殷殷期望

我的村庄我的河
我的父亲我的歌
掬一捧月色
我就醉在你的怀中
拾一缕乡音
安放碎念的靈魂

我的村庄我的河
我的父亲我的歌
其实,无论
你以怎样的姿态出现
你都是我生命里
生生不息的根

沉默的父爱

□文/郭 庆

爱情是浓烈的酒,友情是清香的茶,而亲情却是浓浓的血。距离再远,也挡不住对亲人的思念。每天下班的时候,看着天边的晚霞,我常常想起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身材不算高大,但十分健壮。小时候,全家常去公园散步。每次我都尽情跑跳,丝毫不怕没有走回家的力气。因为我知道,到回家的时候,父亲肯定会乐呵呵地蹲下,等我扑到他背上,再稳稳地起身,稳稳地走回家里去。

后来到了十多岁的叛逆期,我和母亲常因琐碎的分歧闹僵,偶尔赌气跑到外面去,回家已是很晚。出来应门的是父亲,他看着耷拉着脑袋的我,轻叹一口气,便默默走进厨房,开始他的张罗。锅里的水渐渐烧得咕嘟,不知何时备好的挂面已拆袋下锅。蛋花打碎均匀浇入,筷子敲在碗壁的声音清脆动听。调味料无需斟酌,信手加入,及至出锅,再撒一小把葱花。看着端到身前的美味,我丝毫顾不得先前的委屈愤怒,呼哧吸溜之间,面条就全下了肚。父亲看着我吃完,还是不说什么,便起身收拾锅碗。我渐渐明白,不善言辞的父亲,在用自己的方式呵护家的安宁。

小城容不下热血青年的雄心壮志。高考结束后,我报考了一所离家很远的大学。坐在启程的火车上,看着窗外山一程,水一程,心好像都要飞起来。每周和家里通电话时,母亲絮絮叨叨、问东问西,父亲却常常缄默不语,偶尔打听起来我的现状,伶牙俐齿的我总不耐烦他老套的口吻。在我看来,父亲的笨拙跟不上时代的潮流。然而在一个午后,我收到了一包从老家寄来的茶叶,寄件人的名字是父亲。我才想起来,前段时间在打给家里的电话里,随口提了一句最近有些上火。

老爸

□文/赵 力

跟伙伴们吃饭的时候,聊起自己儿时趣事。

不知从哪堆捡到一个铁环,于是拴在细绳子上使劲悠荡,绳子断了,铁环飞了出去,“咣当”门上玻璃碎了。

每次事情败露之后,老妈一定是大分贝地责备。而老爸总是一句:“不是啥大事,说几句行了。”然后又会板着脸对我说,“女孩子家,不要这么调皮。”

长大读书后,老爸虽然是老师,但对我的成绩并不特别关注。“学累了就玩会儿”、“困了早点休息”、“让她再睡会儿”是老爸说得最多的话。工作以后,离家远了,电话成为连接我与父母的纽带。但是,老爸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有一次因为房顶漏雨,老爸上房维修。蹲久了,站起来一阵眩晕,老爸竟从房顶摔了下来,脚踝骨折。幸好邻居路过,把父亲送到医院,老爸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不能行走。这件事直到我回家才从邻

三代人一本书

□文/潘祚声

1997年我8岁,那年春天,祖父返乡。

他已经7年没回来过,这是我生来第二次见到他。然而此行不为唯一的孙子,而是专程回乡修编家谱。这是家族老小的期许,也是一份荣耀。于祖父而言,更是一位花甲老人对故土乡情的眷恋。

祖父自幼离家,邻村读私塾,镇里读新式学堂。之后,开明的曾祖母变卖土地,把祖父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求学。毕业后就分配到河北,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特殊的职业性质、千里之外的距离使得回家成为奢望,三五年返乡一次成为常态。退休后,老爷子由于骨质增生、脉管炎,变得行动不便,加之当时家乡山村交通闭塞、医疗条件差,返乡养老最终也落得一空。

力不从心的思乡眷恋逐渐演变为不舍甚至愧疚,最终成了老人的心病。于是,祖父萌生了修编族谱的念头,让那飘摇的情愫可以落地,这让他想起来都觉得踏实。

迈着重腿、拄着拐棍,搜集、整理、走访、修正、抄录,在老族谱的基础上,祖父完成了《徽州柏川潘氏家谱》1997年手抄本。这成为了记载潘氏汝蓉工自水塘迁黄柏山后三百余年,最完整、最具时效的一本族谱。

2015年4月,祖父仙逝,在老爷子的书柜里父亲翻出了手抄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家谱。钢笔手抄,套皮缝订,然而年月已久,已经出现了字迹模糊、纸页开



我的爸爸是超人 张磊 绘



爸爸的臂膀 王晨曦 绘

去年我回小城,没有提前通知父母,准备给他们一个惊喜。到家的时候,父亲正背对着我,静静坐在藤椅上晒太阳。他的头发有些散乱,几缕银丝在阳光下闪耀,皱纹从眼角扩散开来,微微有些佝偻,已不是先前扛着大包小包去车站送我的模样。父亲转身看到我,立即站起身来,眼神一下变得明亮。我却愣怔了好久,原来父亲在我偷偷长大的同时,也偷偷变老了。

李健在《父亲》中唱道:“什么时候开始忘记,教给我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想念,你默默的注视。原谅我啊,从未给你,长大以后的拥抱。”是的,请给那个默默送你走向远方的人,一个亲切、深厚、温暖的拥抱吧,趁距离还不太远,趁光阴还来得及。

居嘴里得知。瞬间我意识到,那个永远无所不能,永远年富力强的老爸也在岁月流逝中渐渐老去。而老爸却总是简单一句:“工作重要,不用操心我,吃钙片就好了。”

去年冬天,路面结冰,老爸骑自行车时摔倒了。一个好心人站在数米之外的地方,小心地问:“大爷,您有事吗?自己能起来吗?要不要我帮您打电话叫孩子过来?”老妈在电话里学给我听。老爸却在一旁呵责我妈,“说它干嘛?让孩子操心!”而电话另一头的我早已愧疚得泪流满面。

我常常对爸说:“不在你们身边,照顾不了你们,这姑娘算是白养了。”老爸反而安慰我:“我和你妈现在都能照顾好自己,你的任务就是努力工作,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培养好孩子。你生活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老爸对我的宽容、理解 and 爱,给予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让我正直、坚强。同时,不敢不努力工作,不敢不努力生活。



爸爸,我为你戴好安全帽 丁继然 摄



厨爸争霸赛 梁焱 摄



父亲节,我想对你说 辛增礼 摄